

國立中央研究院
歷史語言研究所

金先生指正

集刊第三本第二分抽印本

敦煌寫本守溫韻學殘卷跋
梵文顎音五母之藏漢對音研究

羅 常 培

中華民國二十年

北

MG
H.11
9

敦煌寫本守溫韻學殘卷跋

羅 常 培

巴黎國家圖書館藏伯希和所得敦煌石室寫本二〇一號有殘卷三載，其一首署“南梁漢比丘守溫述”八字而無標題；劉半農先生收入敦煌掇瑣下輯題為“守溫撰論字音之書”。嘗承半農先生以其手鈔本見示，培研究既竟，竊有啓發，謹抒四事，共知音者商榷之。

等韻家沿用之見溪群疑等三十六字母，相傳造自唐末沙門守溫。守溫事蹟，漫無可考。通志藝文略及玉海均著錄守溫三十六字母圖一卷，宋史藝文志載有守溫清濁韻第一卷，今並散佚，內容亦無可覆按。惟此卷首所署八字，若以沙門翻經題名例求之，則“漢比丘”所以別於“天竺沙門”；“南梁”非表朝代，即示郡邑。今案卷中四等重輕例所舉“混古恒反關勳宜涓先”及“滿莫作反營涓免逆編”二例，“勳”字廣韻屬仙韻合口，而此注爲宜韻；“免”字屬獨韻合口，而此注爲選韻；其意選二目與夏竦古文四聲韻所據唐切韻同。而徐鍇說文解字篆韻譜所據切韻，徐鉉改定篆韻譜所據李舟切韻，尙皆有宜無選；陸詞孫恒王仁陶等書則並無之。據王國維書古文四聲韻後謂：“其韻中龔字註人寔切，而部目中選字上註思寔切，二韻俱以寔字爲切，蓋淺人見平聲仙爲二故選韻以配寔，而其反切則未及改。其本當在唐韻與小徐本所據切韻之後矣”⁽¹⁾。又古文四聲韻引用書目有威尙丘義雲切韻王存義切韻及唐韻四種，則其所據韻目當不外乎威尙丘義雲王存義所爲。若就增選韻以配寔一點言，其成書尙在李舟切韻後。王國維李舟切韻考既據杜甫送李校書二十六韻斷定李舟在唐代宗乾元之初中年二十許，切韻之作當在代德二宗之世⁽²⁾。則守溫夏竦所據之切韻必不能在德宗以前。且半農先生亦嘗據其紙色及字蹟，斷爲唐李寫本。故舊傳守溫爲唐末沙門，殆可徵信。唐代以後惟朱溫國號口梁，而其始都開封，繼遷洛陽，均不得冠以南名；則“南梁”必非朝代明矣。至唐代郡邑以“南梁”稱者：武德四年分潯州置南梁

(1) 這本寫本殘卷八頁十三

(2) 同上頁十五



州，地在今湖南資興縣北。然貞觀中即更名邵州，天寶初復改爲邵陵郡，則唐末不得復沿其稱。又梁縣隨屬豫州襄城郡，唐貞觀元年省入承休，又更承休曰梁，地在今河南臨汝縣西四十里。案，史記田完世家：“秦孝公二年魏伐趙，趙與韓親，共擊魏。趙不利戰於南梁。”索隱云：“晉太康地記曰：戰國南梁爲南梁者，別之於大梁少梁也。”正義云：“括地志云：故梁在汝州西南二百步。晉太康地記云：戰國時謂南梁者，別之於大梁少梁也。”自唐武德四年復置汴州，職方圖籍已無大梁之名。而唐文宗授裴休汴州節度制云：“乃眷梁苑，實爲重藩”；岑參至大梁却寄匡城主人云：“平明辭鐵邱，薄暮遊大梁”；祖詠隨汴州李別駕云：“自洛非才子，遊梁得主人”；唐堯客大梁行云：“客有成都來，爲我彈鳴琴。前彈別鶴操，後奏大梁吟”：是唐代習俗相沿，仍稱汴州爲大梁者，不可勝數。然則此所謂“南梁”或如晉太康地記所云，即指臨汝西之故梁縣歟！此一事也。(1)

此卷所載字母，數紙三十：

唇音	不芳並明
舌音	端透定泥是舌頭音
	知徹澄日是舌上音
牙音	見〔君〕溪群來疑等字是也
齒音	精清從是齒頭音
	審穿禪照是正齒音
喉音	心邪曉是喉中音清
	匣喻影亦是喉中音濁(2)

(1) 明釋真空鼓韻珠集守溫爲“梁山溫首座”，其所謂“梁山”究指守溫住錫之山？抑指岳山南道萬州屬縣？或卽由“南梁”展轉傳說？一時疑莫能決，容俟續考。

(2) 參閱劉鑑敦煌掇瑣下輯；又北京大學國學季刊第一卷第三號守溫三十六字母排列法之研究附錄中舉例微有闕節。

其總數及標目與倫敦博物館所藏之敦煌唐寫本三十字母例並同⁽¹⁾：

端透定泥審穿禪日心邪照

丁訂亭寧昇磬衆仍參囚周

當湯唐襄傷昌常禳相祥章

頤天田年申禪時悉星餘征

波滂甜粘深瓶譚任宜施專

精清從喻見溪羣疑曉匣影

煎千前延今欽琴吟馨形顯

將槍培羊京卿擊迎呼胡烏

尖金晉暨健葵葵音飲桓涓

津親秦寅居祛渠畎畎賢煙

知徹澄來不芳並明

張傾具頁造僣僣綿

衷仲蟲陞遞鑑端漢

貞俊星冷衆續類民

珍纖陳隣夫敷符無

較宋代韻圖少幫滂奉微牀娘六母，而不芳標目及以心邪屬喉，以日屬舌上，以來屬牙，以影爲濁之類，亦與後此配列頗相參差。是其所定字母實祇三十而非三十六。通志玉海所箸錄者，蓋宋人爲求韻圖整齊，並分別唇音輕重，故增益幫滂奉微牀娘六母；其仍託諸守溫者，亦猶廣韻增切韻之一百九十三韻爲二百有六，而仍相傳爲陸詞

(1) 參閱日人濱田耕作 東亞考古學研究三一五頁ス・イノ (Stein) 氏發掘品通韻錄或東律學第八卷第一第四兩號。原物發見，厚薄色紙古，文字頗精美。惟原文“故”作“故”，“裏”作“裏”，“貞”作“貞”，“天”作“光”，“漢”作“漢”，“吾”作“吾”，“星”作“星”，“延”作“延”，“音”作“音”，“扣”作“扣”，“四”作“四”均誤。今據字形及聲韻韻律之例校改如上。

舊目耳。然明呂維祺同文韻鏡釋真空篇韻貫珠集總述來源證，謂大唐舍利版字母三十，後溫首座益以牀娘勢奉微六母，是為三十六母。清陳澧等俱從其說。惟真空以等子造自觀音，五音辨自軒轅⁽¹⁾，推迹韻學來源，每多荒渺難稽，其以三十字母歸諸舍利，或與同文韻統諸神珙同一誤謬⁽²⁾；至清李元音切韻復以藏文三十字母譯音認為舍利所作，李汝珍音鑑亦襲其說，尤不知何所根據⁽³⁾；似均不如唐人寫本較為可信也。惟邵雍皇極經世聲音圖上官萬里注云：“自胡僧了義以三十六字為翻切母，奪造化之巧。司馬公指掌圖為四聲等字，費玄韻以一聲該四聲，皆不出了秦區域。”今若據此殘卷以三十字母屬諸守溫，則三十六母或即了義所增益歟？此二事也。

此三十字母中娘凌奉微牀娘六母既未分化，則正齒音二三等益當無別。然殘卷第二截兩字同一韻遇切定端的例所舉十二字：

請拿魚反 辰常隣反 禪市連反 朱章俱反 承署陵反 賞書兩反

蓮側魚反 神食鄰反 滂士連反 傷莊俱反 繩食陵反 夷疏兩反

則正齒音二三等及牀娘之別，當時並不混舍。且殘卷第三截辨聲韻相似歸處不同例所舉四十九組一百五十三字，皆屬非敷兩母；若更旁證三十字母例中不芳並明未列之“失敷荷無”四字，則當時唇音輕重，亦似有別。其所以不另分立者，蓋守溫初作字母，僅類聚遇切韻反切上字而參對梵藏體文，於梵有而華音無者固皆刪汰，於華音有而梵藏無者亦付闕如。嘗據梵藏字母音韻，參證大般涅槃經中之根本字譯音，推溯三十字母之淵源如附表一⁽⁴⁾。同文韻統因藏文以 ཌ ཌ ཌ 對譯梵文韻音，亦遂以

(1) 真空篇附貫珠集後八類聚鍾法歌訣總述來源證云：“法音造韻野王篇，字母遇舍舍利等。等字型音略混造，五音爭喻是軒轅”。又云：“大唐舍利從斯四，外有根源定不訪。後有法山首座，添成六母合宮商；經中添出微於奉，重內增加娘造後，正齒音中牀字是，音音舌上却添娘”。

(2) 參同文時韻卷八頁八至頁九。周春小學餘論亦謂：“相傳神珙字母止三十，慈覺奉微牀娘六母”。與韻統之說合。案宋僧了翁山文抄後聖師友集云：“李元音曰：寶達只有音，自元曉創假神流入中國，方有四聲反切”。其後清嚴震作書玉篇末聲韻反紐圖後已據法山首座其為唐元以後人，然均未言其曾添字母，韻統所載，蓋其轉傳訛耳。

(3) 參同音切韻卷一頁九；李氏音鑑卷五頁二。

(4) 參同韻考與遊韻音韻考及梵文五母之殘卷對音研究

附表一 梵藏漢字母對照表

[illegible]

精清從對譯之；且以知徹澄對譯梵文 可 𑖀 𑖄，以照穿牀對譯梵文 𑖀 𑖀𑖄 𑖄；又因藏文 𑖀 𑖀 兩母近代拉薩音俱變消聲，而昧于心邪之所從出；因微監匣日方音略有訛變，而藏文 𑖀 𑖀 𑖀 之對音乃致闕誤；今並正之。儼此推証不誤，則守溫之三十字母固皆不出梵藏字母之範圍，即宋人之三十六字母亦祇輕唇四紐爲華音所特有；惟正齒二等附審母外終以梵藏無可對之音而淪爲三等之附庸耳。故守溫三十字母雖定於唐末，而不能據此以證正齒二等及輕唇音四母尚未分化：此三事也。

以等分韻，不知始自何時。然日本藤原佐世之日本現在書目箸錄切韻圖一卷，大矢透謂即韻鏡之原型：(1)是宋代之等韻圖唐初已存其蹟。今此殘卷第一截所載四等重輕例：

平聲

高 古豪反	交 𑖀	嬌 𑖀	澆 𑖀
觀 古桓反	關 𑖀	勸 𑖀	涓 𑖀
樓 落侯反	○	流 𑖀	繆 𑖀
莫 蒲侯反	○	浮 𑖀	澹 𑖀
擔 節甘反	𑖀	審 𑖀	故 𑖀
丹 多寒反	𑖀	還 𑖀	顛 𑖀
晦 亡侯反	○	謀 𑖀	繆 𑖀
駒 呼侯反	○	休 𑖀	然 𑖀

上聲

莽 歌旱反	簡 𑖀	蹇 𑖀	蟹 𑖀
掩 烏敢反	掩 𑖀	掩 𑖀	隱 𑖀
滿 莫伴反	賢 𑖀	免 𑖀	緬 𑖀
杲 古老反	狡 𑖀	矯 𑖀	皎 𑖀

去聲

盱 古豪反	諫(𑖀)	建 𑖀	見 𑖀
岸 五肝反	𑖀(𑖀)	彥 𑖀	硯 𑖀

(1) 參閱大矢透著韻考第四章

但徒旦反 綻調 絲線 殿霰
半布判反 扮(調) 變線 遍(轉)

入聲

勒郎德反 碧麥 力職 歷錫
刻苦德反 緯麥 隙陌 喫錫
藍奴德反 搦陌 匿職 溺錫
特徒德反 宅陌 直職 狄錫
〔黑〕呼德反 〔赫〕陌 莧職 赫錫
北布德反 霰麥 逼職 壁錫
緘古德反 革麥 棘職 擊錫
忒他德反 忒陌 勃職 惕錫
餒烏德反 僞陌 憶職 益錫
墨莫德反 麥麥 管職 覓錫 (1)

其各等分界與韻鏡悉合，可證等韻起源必尚在守溫以前，與大矢透說可相參驗。又定四等重輕參辨聲韻不和無字可切門云：

高 此是喉中音濁，於四等中是第一等字，與歸審穿禪照等字不和。若將審穿禪照中字爲切，將“高”字爲韻，定無字可切；但是四等喉音第一字總如“高”字例也。

交 此字是四等中第二字，與歸精清從心邪中字不和。若將精清從心邪中字爲切，將“交”字爲韻，定無字可切。但是四等第二字，總如“交”字例也。

“審高反”，“精交反”，是例諸字也。

又聲韻不和切字不得例云：

切生 聖僧 床高 書堂 樹木 草鞋 仙客

夫類隔切字有數般，須細辨輕重，方乃明之。引例於後：

如都教切罩 他孟切拏 徒幸切瑒 此是舌頭舌上類隔

如方美切鄒 芳逼切塢 符巾切貧 武悲切眉 此是切輕韻重隔

(1) 凡加〔 〕號者皆經校改

如匹問切恐 鋤里切士 此是切重韻輕隔

恐人只以曉知透徹定澄等字爲類隔，迷於此理，故舉例如上(?)，

更須子細了了(?)。

蓋欲“齒音”各等之“出切”“行韻”皆須上下相稱，不爽錙銖。故“切生”以四等清母出切，以二等庚韻行韻，“床高”以二等牀母出切，以一等豪韻行韻，於例均爲不和。然按諸實際，則廣韻“小、私兆切”以四等心母出切，以三等宵韻行韻；“似、詳里切”，以四等邪母出切，以三等止韻行韻；“初、楚居切”，以二等穿母出切，以三等魚韻行韻；“都、側鳩切”，以二等照母出切，以三等尤韻行韻；“顛士垢切”，以二等牀母出切，以一等侯韻行韻；“斬、則減切”，以一等精母出切，以二等鹽韻行韻；“磻、昌來切”，以三等穿母出切，以一等哈韻行韻；“菡、昌給切”，以三等穿母出切，以一等海韻行韻；於是宋元等韻學家乃別立“振救”（小似之例），“正音惡切”（初都之例），“精照互用”（顛斬之例），“寄韻惡切”（磻菡之例）四門：門法滋繁，殆由於此。當其創例之始，原欲以“音和”“類隔”二門括盡所有反切，故謂：

“類隔切字有數般，須細辨輕重方乃明之”。“恐人只以曉知透徹定澄等字爲類隔，迷於此理”。復因齒頭正齒二類，非如舌頭舌上之同時不見於一韻，故揭二例以明之。徒以未能詳檢韻書，致與實際切語不合：此雖作始者之疎，亦實等韻拘牽定型之弊也。門法之作不知始自何人。惟四聲等子序云：“切韻之作始乎陸氏；關鍵之設肇自智公”。所謂“關鍵”或即門法，以其時代考之或指智廣悉曇字記言。然守溫此卷，除“類隔”外，尙無他門。及切韻指掌圖序云：“遞用則名音和，傍求則名類隔，同歸一母則爲雙聲，同出一韻則爲疊韻；同韻而分兩切者，謂之惡切；同音而分兩韻者，謂之惡韻，無字則點策以足之，謂之寄聲；韻闕則引鄰以廣之，謂之寄韻”：其言門法始詳。至元劉鑑乃定爲十三門，明釋真空又增爲二十門：立法彌繁，覽者彌惑！返觀守溫此卷，則等韻雖萌自唐時，而門法悉繁於宋：此四事也。

綜上所論，可知守溫對於韻學之貢獻，固不祇造字母一端。今據斷片三載，已可推見四事，儘使字母圖及清濁韻幹等尙在人間，則其昭示吾人者，豈祇如斯而已哉？

抑有進者，守溫三十字母以拘牽梵文之故，本不足盡喉切韻聲類。後宋人增益

六母，並以等位割之，於是三十六母乃可彙括切韻四十七聲，等韻家遂認為不可增減，不可移易；韓道昭五音集韻甚且以三十六字母各分四等以排比諸字之先後，合等韻韻書而一之。然切韻音系兼賅古今南北之音，三十六字母既由切韻反切上字歸納而成，則其音理亦不外是。故勞乃宣曰：“古母三十六，原包括中國同文之音，非一處方言所能備也⁽¹⁾”。後世或分擘細微，或囿於方言，而擬議增刪者，過與不及其失維均。茲因論述守溫韻學殘卷，附陳諸家增刪字母之異同，並略評其得失於次：

增益字母者，始於北宋邵雍^{其先范國人聲父。雍作皇極經世聲圖列正音四十八類，每類各分開發收閉，共得一百九十二音，以賅一切有字無字之聲。其與三十六字母異者：全濁聲母澄定並從各分疑透，次濁疑日泥明來微另配清聲，日母別出清濁二類以作齒頭捺音，換敷合於泥非改後此刪併之漸。增益十四，減併二母，故得四十八類。清初潘耒^{江蘇吳江人及近人勞乃宣^{浙江湖州人}皆祖述葉面之說而略有損益者也。}}

朱之言曰：“自字母之秘啟，反切之法傳，而後衆音衆字一以貫之，如錢之有繩，如卒之有伍，且使天下無字之音可以有字者引之而出，字母之功偉矣！然而等韻之書立法未善，使人不能無議焉。夫立母以貫天下之音，則其所列爲三十六母者必無複無漏而後可也。乃知微澄娘同於照穿牀泥，非之與敷異呼而同母：皆複出也。影喻既分陰陽，而羣疑並明等不分陰陽，可添之母尚有十餘，非無漏乎？既同爲母自當並列一班，乃以知微澄娘列於端透定泥之下，非敷奉微列於邦滂並明之下，照穿牀審禪列於精清從心邪之下，爰有類隔交互振敘諸門法，紛然淆亂，而困人以披尋！所貴乎字母者以切字也，類隔交互則出切不得其真，誤人實甚！是不可以不正也。正之如何？亦審其天然之音而已。天然之音可立爲母者五十：喉音十，曰影喻曉匣見溪羣語疑；舌音十，曰老來耳而端透杜定乃泥；舌音十，曰審禪曉日照穿牀牀〇〇；齒音十，曰心些已邪精清從從〇〇；唇音十，曰非奉武微邦滂羣並美明。舊韻之複者芟之，缺者補之，未安者改之，務使陰陽清濁各具其音，相耦相從而不違其序；故寧密勿疎，寧更勿襲也⁽²⁾。潘氏以所定五十字母“略如邵子之四十八而加詳細”⁽³⁾。其實

(1) 勞乃宣韻字遺稿頁十六箇字分佈古母列表後

(2) 潘耒類音聲音元本卷上

(3) 類音五十字母因說

詳於邵者惟些已兩母及唇音齒音四虛位，而邵詳於播者亦有卓拓宅茶四類。且次耕以爲：“人知清濁之爲陰陽，而不知清聲濁聲又各自有陰陽。影曉隱匣清也，羣疑濁也，見溪半清半濁也。影曉爲清之陰，曉匣爲清之陽，等韻既分四母矣。見溪半清半濁，再剖之不成聲，不可分也。羣疑則確有陰陽，何可不分？故增見語爲陰，以羣疑爲陽，而濁音四母具焉。舌牙齒唇清濁之序與喉音同，而舊母尤少，故所增尤多”⁽¹⁾。是故其所增各母以老耳繞已武爲清之陰，而些爲清之陽；以見語杜乃朔在藥美爲濁之陰；而於吳江方音，致使聲類與聲調錯繞！較諸東韻分全濁爲夏透二類，而以夏濁承全清，以透濁承次清者，固未能勝也。

乃宣之言曰：“三十六字母專以有字之音爲主，故清濁皆有字者則清濁並列：見與羣，端與定，知與澄，幫與並，非與奉，精與從，心與邪，照與牀，審與禪，影與喻，曉與匣二十二母是也。清有字而濁無字者，則專列清聲：溪透徹清穿七母是也。濁有字而清無字者則專列濁聲：疑泥孃明微來日七母是也。然以聲音求之，溪透徹清穿皆有濁聲，疑泥孃明微來日皆有清聲，特無其字耳。如並並列，則並清濁各二十五母。邵康節皇極經世聲圖以二十四音分別四十八行，即此意也。惟邵氏併孃於泥，嗣微，而於輕微增比類重微日字之一音，與古稍異。詳考之，其併與孃則非，其增則是。厥應增之音猶不止此。按三十六母之有夏透輕捺四類，如韵之有四等，支分派別，秩然不可紊。牙音見羣爲夏，溪爲透，疑爲捺，而無孃，當依經世以曉匣相從爲其孃。舌頭端定爲夏，透爲透，泥爲捺，而無孃，當依經世以來相從爲其孃。舌上知澄爲夏，微爲透，孃爲捺，而無孃，當依經世增比類日字輕齒音之例，增比類來字之輕音爲其孃。重唇幫並爲夏，滂爲透，明爲捺，而無孃，當增比類幫之輕音爲其孃。輕唇精從爲夏，清爲透，心邪爲孃，而無捺，當以經世所增比類日字之輕音爲其捺。正齒照牀爲夏，穿爲透，審禪爲孃，而無捺，當依經世以日相從爲其捺。惟喉音影喻無夏透輕捺之可分，獨爲一類，以天下之聲皆出於喉而收於喉，爲諸母之本也。如此則喉音一清一濁，餘七音各四清四濁，於三十六母之外加原專有清之七濁，原專有濁之七清，及邵氏所增之一清一濁，比經新增之三清三濁，共爲二十八母，清濁各二十

(1) 類音卷元本附下。

九：部居瑩飭，脈絡分明，按類求聲，若網在綱矣”⁽¹⁾。案勞氏於邵氏四十八類外復增加娘敷二母及來娘之輕，清濁各二，非之重，清濁各一，故爲五十八母。較潘耒所增刪者，實爲近理。王初晉自謂云：‘依此爲譜，於古母三十六仍無出入，而有條不紊，純乎天籟，較之古法有漸近自然之妙。竊謂與諸家之妄加刪併者有間’⁽²⁾。”今以語音學之觀點衡之，使勞氏從邵班脚說，縱分字母爲夏透拂擦揉五類，更依發音部位，橫分字母爲十二組，則於音理益爲賅備。然就前此審音諸家論，勞氏所分確有漸近自然之妙矣。

宋元以來之刪併字母者，約可別爲三派：

案海通志七音略曰：“知徹澄古音與端透定相近，今音與照穿牀相近。泥娘非敷，古音異韻，今音同韻”。性理精義案曰：“知徹澄娘等韻本爲舌音，不知何時變入齒音。等韻次於舌音之後，經世次於齒音之後，則疑邵子之時此音已變也”⁽³⁾。又曰：“以等韻之例求之，敷字當自爲一音與透字對。如此則等韻有二十五母，而經世止於二十四，蓋此字絕少，因失此音也”。果如所言，則知徹澄娘之混變自北宋已見其端。陳晉翁元江西樂安人切韻指掌圖節要之三十二母有知徹澄泥而無照穿牀娘⁽⁴⁾。梅賾非明南京宣城人韻法直圖沿用之三十二母有照穿牀泥而無知徹澄娘。⁽⁴⁾吳澄元江西進仁人之三十六字母易葵以芹，易非爲威，刪知徹狀娘而別增牙聲細音之圭缺羣危。⁽⁵⁾黃公紹元江西南武人韻會之三十六母併照於知，併穿於徹，併牀於澄，而以疑母之魚虞危元等字與鹽母之爲韓韋筠雲員王等字別爲魚母，分影母之伊醫因烟潤娟幼鴉嬰榮幽隱等字別爲立母，分匣母之洪懷回寒桓還和黃侯含韻痕華恒等字別爲合母。此四家者，雖亦略有出入，要不外於知徹澄娘與照穿牀泥之混併。惟吳澄易非爲威，公紹併疑險之一部分爲魚母，併匣母之一部分爲合母，已爲後此刪併之先聲矣。此第一派也。

洪武正韻分韻七十有六，合之得二十二部，除入聲仍舊保留外，已與中原音韻之系統爲近。惟劉文錦嘗系聯其反切上字以求其聲類，則祇知徹澄娘敷併於照穿牀泥

(1) (2) 勞乃宣草韻一併外篇頁一至頁三

(3) (5) 見吳澄文正集切韻指掌圖節要序

(4) 案梅賾等法直圖所用三十二母韻得自新安，相傳爲朱翌所作，恐不足據。

非其除三十一類仍與舊譜無異。此後李登^{明南宮上元人}書文音義便考私編及楊選杞聲韻同然集均宗之。蓋仍參探邵雍及黃公紹等說而未能改用中原音韻之聲類。特李登以“仄聲純用清母似爲直截”因謂“平則三十一母仄則二十一母”，足證其時全濁聲母已混，惟以平分陰陽故未併合之耳：此第二派也。

以上兩派所刪併者惟在知徹澄孃敷五母，尙未公然混同清濁也。及葉霽敬^{明江西南安人}韻表刪去知徹澄孃敷疑六母，已較黃公紹併喻疑之一部爲魚母者益爲變古。其後王應龍^{明南直隸昆山人}聲韻會通以“乾坤清寧，日月昌明，天子聖哲，丞相父英，兵法是恤，禮教不興，同文等字”，爲二十八聲，刪併知徹澄孃疑邪敷奉喻匣十母，而以疑母重出之爲當喻，禪母重出之爲當牀，併音連聲字舉集要⁽¹⁾之二十七母刪去疑透牀禪知徹孃非微匣十二母，又增入勸逸歎三母；蓋以勸當禪，以歎當透，以逸當疑而實混於喻。其所混併者皆不免受中原音韻以後之影響：此第三派也。

綜觀增刪字母諸家而衡其得失，竊謂探討中古韻書之聲系者，應以廣韻四十七聲類爲準，而參證三十六字母之音序；辨析人類語言之輔音者，舊說中以勞乃宣之五十八母爲漸近自然，其墨守三十六字母而以守溫功臣自居者，實猶未明守溫字母之真象耳。至若囿於風土，習於方言，而妄事增刪，既未能賅括人類自然之音，復未敢毅然遵用中原音韻之北音系統，尤見其“重牛角馬，古不今”而已矣！

(1) 此書不著撰人名氏，明萬曆二年會稽葉承學得於吳中，屬其同邑毛會副錄繁冗以成是編。

敦煌寫本守溫韻學殘卷跋

附表二 守溫字母源流表

梵文三十三體文 及一聲勢	𑖀	𑖁	𑖂	𑖃	𑖄	𑖅	𑖆	𑖇	𑖈	𑖉	𑖊	𑖋	𑖌	𑖍	𑖎	𑖏	𑖐	𑖑	𑖒	𑖓	𑖔	𑖕	𑖖	𑖗	𑖘	𑖙	𑖚	𑖛	𑖜	𑖝	𑖞	𑖟	𑖠	𑖡	𑖢	𑖣	𑖤	𑖥	𑖦	𑖧	𑖨	𑖩	𑖪	𑖫	𑖬	𑖭	𑖮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𑗘	𑗙	𑗚	𑗛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𑘀	𑘁	𑘂	𑘃	𑘄	𑘅	𑘆	𑘇	𑘈	𑘉	𑘊	𑘋	𑘌	𑘍	𑘎	𑘏	𑘐	𑘑	𑘒	𑘓	𑘔	𑘕	𑘖	𑘗	𑘘	𑘙	𑘚	𑘛	𑘜	𑘝	𑘞	𑘟	𑘠	𑘡	𑘢	𑘣	𑘤	𑘥	𑘦	𑘧	𑘨	𑘩	𑘪	𑘫	𑘬	𑘭	𑘮	𑘯	𑘰	𑘱	𑘲	𑘳	𑘴	𑘵	𑘶	𑘷	𑘸	𑘹	𑘺	𑘻	𑘼	𑘽	𑘾	𑘿	𑙀	𑙁	𑙂	𑙃	𑙄	𑙅	𑙆	𑙇	𑙈	𑙉	𑙊	𑙋	𑙌	𑙍	𑙎	𑙏	𑙐	𑙑	𑙒	𑙓	𑙔	𑙕	𑙖	𑙗	𑙘	𑙙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𑚀	𑚁	𑚂	𑚃	𑚄	𑚅	𑚆	𑚇	𑚈	𑚉	𑚊	𑚋	𑚌	𑚍	𑚎	𑚏	𑚐	𑚑	𑚒	𑚓	𑚔	𑚕	𑚖	𑚗	𑚘	𑚙	𑚚	𑚛	𑚜	𑚝	𑚞	𑚟	𑚠	𑚡	𑚢	𑚣	𑚤	𑚥	𑚦	𑚧	𑚨	𑚩	𑚪	𑚫	𑚬	𑚭	𑚮	𑚯	𑚰	𑚱	𑚲	𑚳	𑚴	𑚵	𑚶	𑚷	𑚸	𑚹	𑚺	𑚻	𑚼	𑚽	𑚾	𑚿	𑛀	𑛁	𑛂	𑛃	𑛄	𑛅	𑛆	𑛇	𑛈	𑛉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𑜀	𑜁	𑜂	𑜃	𑜄	𑜅	𑜆	𑜇	𑜈	𑜉	𑜊	𑜋	𑜌	𑜍	𑜎	𑜏	𑜐	𑜑	𑜒	𑜓	𑜔	𑜕	𑜖	𑜗	𑜘	𑜙	𑜚	𑜛	𑜜	𑜝	𑜞	𑜟	𑜠	𑜡	𑜢	𑜣	𑜤	𑜥	𑜦	𑜧	𑜨	𑜩	𑜪	𑜫	𑜬	𑜭	𑜮	𑜯	𑜰	𑜱	𑜲	𑜳	𑜴	𑜵	𑜶	𑜷	𑜸	𑜹	𑜺	𑜻	𑜼	𑜽	𑜾	𑜿	𑝀	𑝁	𑝂	𑝃	𑝄	𑝅	𑝆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𑠀	𑠁	𑠂	𑠃	𑠄	𑠅	𑠆	𑠇	𑠈	𑠉	𑠊	𑠋	𑠌	𑠍	𑠎	𑠏	𑠐	𑠑	𑠒	𑠓	𑠔	𑠕	𑠖	𑠗	𑠘	𑠙	𑠚	𑠛	𑠜	𑠝	𑠞	𑠟	𑠠	𑠡	𑠢	𑠣	𑠤	𑠥	𑠦	𑠧	𑠨	𑠩	𑠪	𑠫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𑢠	𑢡	𑢢	𑢣	𑢤	𑢥	𑢦	𑢧	𑢨	𑢩	𑢪	𑢫	𑢬	𑢭	𑢮	𑢯	𑢰	𑢱	𑢲	𑢳	𑢴	𑢵	𑢶	𑢷	𑢸	𑢹	𑢺	𑢻	𑢼	𑢽	𑢾	𑢿	𑣀	𑣁	𑣂	𑣃	𑣄	𑣅	𑣆	𑣇	𑣈	𑣉	𑣊	𑣋	𑣌	𑣍	𑣎	𑣏	𑣐	𑣑	𑣒	𑣓	𑣔	𑣕	𑣖	𑣗	𑣘	𑣙	𑣚	𑣛	𑣜	𑣝	𑣞	𑣟	𑣠	𑣡	𑣢	𑣣	𑣤	𑣥	𑣦	𑣧	𑣨	𑣩	𑣪	𑣫	𑣬	𑣭	𑣮	𑣯	𑣰	𑣱	𑣲	𑣳	𑣴	𑣵	𑣶	𑣷	𑣸	𑣹	𑣺	𑣻	𑣼	𑣽	𑣾	𑣿	𑤀	𑤁	𑤂	𑤃	𑤄	𑤅	𑤆	𑤇	𑤈	𑤉	𑤊	𑤋	𑤌	𑤍	𑤎	𑤏	𑤐	𑤑	𑤒	𑤓	𑤔	𑤕	𑤖	𑤗	𑤘	𑤙	𑤚	𑤛	𑤜	𑤝	𑤞	𑤟	𑤠	𑤡	𑤢	𑤣	𑤤	𑤥	𑤦	𑤧	𑤨	𑤩	𑤪	𑤫	𑤬	𑤭	𑤮	𑤯	𑤰	𑤱	𑤲	𑤳	𑤴	𑤵	𑤶	𑤷	𑤸	𑤹	𑤺	𑤻	𑤼	𑤽	𑤾	𑤿	𑥀	𑥁	𑥂	𑥃	𑥄	𑥅	𑥆	𑥇	𑥈	𑥉	𑥊	𑥋	𑥌	𑥍	𑥎	𑥏	𑥐	𑥑	𑥒	𑥓	𑥔	𑥕	𑥖	𑥗	𑥘	𑥙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𑦠	𑦡	𑦢	𑦣	𑦤	𑦥	𑦦	𑦧	𑦨	𑦩	𑦪	𑦫	𑦬	𑦭	𑦮	𑦯	𑦰	𑦱	𑦲	𑦳	𑦴	𑦵	𑦶	𑦷	𑦸	𑦹	𑦺	𑦻	𑦼	𑦽	𑦾	𑦿	𑧀	𑧁	𑧂	𑧃	𑧄	𑧅	𑧆	𑧇	𑧈	𑧉	𑧊	𑧋	𑧌	𑧍	𑧎	𑧏	𑧐	𑧑	𑧒	𑧓	𑧔	𑧕	𑧖	𑧗	𑧘	𑧙	𑧚	𑧛	𑧜	𑧝	𑧞	𑧟	𑧠	𑧡	𑧢	𑧣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𑨀	𑨁	𑨂	𑨃	𑨄	𑨅	𑨆	𑨇	𑨈	𑨉	𑨊	𑨋	𑨌	𑨍	𑨎	𑨏	𑨐	𑨑	𑨒	𑨓	𑨔	𑨕	𑨖	𑨗	𑨘	𑨙	𑨚	𑨛	𑨜	𑨝	𑨞	𑨟	𑨠	𑨡	𑨢	𑨣	𑨤	𑨥	𑨦	𑨧	𑨨	𑨩	𑨪	𑨫	𑨬	𑨭	𑨮	𑨯	𑨰	𑨱	𑨲	𑨳	𑨴	𑨵	𑨶	𑨷	𑨸	𑨹	𑨺	𑨻	𑨼	𑨽	𑨾	𑨿	𑩀	𑩁	𑩂	𑩃	𑩄	𑩅	𑩆	𑩇	𑩈	𑩉	𑩊	𑩋	𑩌	𑩍	𑩎	𑩏	𑩐	𑩑	𑩒	𑩓	𑩔	𑩕	𑩖	𑩗	𑩘	𑩙	𑩚	𑩛	𑩜	𑩝	𑩞	𑩟	𑩠	𑩡	𑩢	𑩣	𑩤	𑩥	𑩦	𑩧	𑩨	𑩩	𑩪	𑩫	𑩬	𑩭	𑩮	𑩯	𑩰	𑩱	𑩲	𑩳	𑩴	𑩵	𑩶	𑩷	𑩸	𑩹	𑩺	𑩻	𑩼	𑩽	𑩾	𑩿	𑪀	𑪁	𑪂	𑪃	𑪄	𑪅	𑪆	𑪇	𑪈	𑪉	𑪊	𑪋	𑪌	𑪍	𑪎	𑪏	𑪐	𑪑	𑪒	𑪓	𑪔	𑪕	𑪖	𑪗	𑪘	𑪙	𑪚	𑪛	𑪜	𑪝	𑪞	𑪟	𑪠	𑪡	𑪢	𑪣	𑪤	𑪥	𑪦	𑪧	𑪨	𑪩	𑪪	𑪫	𑪬	𑪭	𑪮	𑪯	𑪰	𑪱	𑪲	𑪳	𑪴	𑪵	𑪶	𑪷	𑪸	𑪹	𑪺	𑪻	𑪼	𑪽	𑪾	𑪿	𑫀	𑫁	𑫂	𑫃	𑫄	𑫅	𑫆	𑫇	𑫈	𑫉	𑫊	𑫋	𑫌	𑫍	𑫎	𑫏	𑫐	𑫑	𑫒	𑫓	𑫔	𑫕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梵文顎音五母之藏漢對音研究

羅 常 培

- 一. 梵文顎音五母藏文對音之可疑
- 二. 梵文顎音五母漢文對音之分歧
- 三. 漢文對音現象之三種可能的解釋
- 四. 藏文字母源出和圖說之新佐證
- 五. 同文韻統之華梵對音訂誤

梵文顎音可寫作五母，現在印歐言語學者普通都用羅馬字 Ca, Cha, ja, jha, ɕa 或 ɕa, ɕha, ɕja, ɕha, ɕja 作牠們的對音，若是改作國際音標似乎應當是舌面前的破裂摩擦音 [tʃa], [tʃʰa], [dʒa], [dʒʰa] 和鼻音 [ɲa]。但是西藏所譯的佛經遇到陀羅尼或諸佛名號中含有梵文顎音的時候，都用 ཅ འ ག ཉ ཊ 對譯，照現在的拉薩音除去 ཅ 母讀作舌面前的鼻音和印歐言語學者相同外，其餘四母應當讀作舌尖前的破裂摩擦音 [tsa][tsʰa][dza][dzʰa]。從字形上看，藏文的 ཅ འ ག ཉ ཊ 三母應當比附加辨音符號 '的 ཅ འ ག ཉ ཊ 更接近一點兒；從音理上講 ཅ འ ག ཉ ཊ 三母現在拉薩音讀作 [tʃa] [tʃʰa] [dʒa]，既然和梵文的 क ख ग घ 韻音相同，而且和 ཅ འ ག ཉ ཊ 本來就應當是一組，不像拿牠配舌尖前音 ཅ འ ག ཉ ཊ 那樣不倫不類；然而藏譯的梵音偏偏不這樣辦，這是什麼道理？究竟是印歐言語學者的讀音錯了，還是西藏的譯音錯了呢？

我們為比較參證起見，應當再看看漢譯的梵音是怎樣。

梵文顎音五母的漢字譯音也是不一致的。在大般涅槃經一系的四十九“根本字”中，法顯譯大般涅槃經文字品（東晉義熙十三年 A.D. 417），曇無讖譯大般涅槃經如來性品（北涼玄始三年至十年 A.D. 414—421），慧嚴修大般涅槃經文字品（劉宋元嘉元年至九年間 A.D. 424—432），僧伽婆羅譯文殊師利問經字母品（梁天監十七年 A.D. 518），周那顯多譯佛本行集經卷十一（隋開皇七年至十二年 A.D. 589—592），玄奘一切經音義大般涅槃經文字品（唐貞觀末 A.D. 649），地婆訶羅譯方廣大莊嚴經示現品（唐垂拱元年 A.D. 685），高楠順次郎英譯南海寄歸內法傳發論引義淨說（武周天授元年至如意元年 A.D.

090—092) , 善無畏譯大毘盧遮那成佛神變加持經百字成就持誦品 (唐開元十二年 A.D. 724) , 智廣悉曇字記 (唐德宗同 A.D. 780—804) 等, 屬於一派。他們的譯文雖然彼此間略有出入, 可是總不外乎“正齒音”照穿禪和“半齒音”且母字。例如第一表:

第 一 表

顎音五母在四十九根本字中之次序	22	23	24	25	26
天 城 體 梵 書	𑖅	𑖆	𑖇	𑖈	𑖉
羅 馬 字 註 音	ca	cha	ja	jha	ña
法顯譯大般泥洹經文字品	遮	車	閣	閣重	若
曇無讖譯大般涅槃經如來性品	遮	車	閣	膳	若
慧嚴修大般涅槃經文字品	遮	車	閣	閣重	若
僧伽婆羅譯文殊師利問經字母品	遮	車	閣	禪	若
闍那闍多譯佛本行集經卷十一	遮	車	閣	社	若
玄應一切經音義大般涅槃經文字品	遮重	車	閣	膳反利	若反實
地婆訶羅譯方廣大莊嚴經示書品	者	車	社	閣	壤
義淨南海寄歸內法傳英譯本叙論	者	掉	社	綖	曙
善無畏譯大毘盧遮那成佛神變加持經百字成就持誦品	遮	車	若	社上呼聲	壤
智 廣 悉 曇 字 記	者 止下反音近作可反	車 昌下反音近倉可反	社 杓國有音而下反作可反	社 重音音近昨我反	若 而餘國有音近若我反

至於不空譯瑜伽金剛頂經釋字母品及文殊問經字母品 (唐大曆六年 A.D. 771) 慧琳一切經音義釋大般涅槃經卷八辨文字功德及出生次第篇 (唐貞元四年至元和五年 A.

D. 788—810) 空海悉曇字母釋義 (日本大同元年至承和二年間 A. D. 804—835) 惟淨景祐天竺字源卷三 (宋景祐二年 A. D. 1035) , 同文韻統天竺字母譜 (清乾隆十四年 A. D. 1749) 等, 另外自成一派。他們的譯文雖然也不免有一兩個字的參差, 可是總不外乎“齒頭音”的精清從和“舌上音”的娘母字。例如第二表:

第 二 表

韻音五母在四十九根本字中之次序	22	23	24	25	26
天 城 體 梵 書	𑖅	𑖆	𑖇	𑖈	𑖉
羅 馬 字 註 音	ca	cha	ja	jha	ña
不空譯瑜伽金剛頂經釋字母品	左	磋	惹	嚮	娘
不空譯文殊問經字母品	左	磋	惹	嚮	娘
慧琳一切經音義大般涅槃經辨文字功德及出生次第篇	左 慈上聲 反	磋 介上聲 反	惹 慈上聲 反	嚮 慈引上聲 反重	娘 女來兩鼻 反音
空 海 悉 曇 字 母 釋 義	遮 上聲	磋 上聲	惹	嚮 上聲	娘 上聲
惟 淨 景 祐 天 竺 字 源 卷 三	撈 左末切	撈 七昌切	惹 仁左切	嚮 昨何切	倪 兒也切
同 文 韻 統 天 竺 字 母 譜	𑖅 吉齒同切	𑖆 撈齒同切	𑖇 雜實齒同切	𑖈 雜哈雜牛齒同切	𑖉 尼髡尼舌同切

在華嚴經一系的“圓明字輪”中, 竺法護譯光讚般若波羅蜜經觀品 (西晉太康七年 A.D. 286) , 無羅叉譯放光般若經摩訶般若波羅蜜陀隣尼品 (西晉元康元年 A.D. 291) , 鳩摩羅什譯摩訶般若波羅蜜經廣乘品及大智度論釋四念處品 (姚秦弘始五年至六年 A.D. 402—403) , 佛馱跋陀羅譯大方廣佛華嚴經入法界品 (東晉義熙十四年至劉宋永初二年 A.D. 418—421) , 玄奘譯大般若波羅蜜多經初分辯大乘品 (唐顯慶四年 A.D. 659) , 地婆阿羅譯大方廣佛華嚴經入法界品 (唐垂拱元年 A.D. 685) , 實叉難陀譯大方廣佛華嚴經入法界品 (武周證聖元年 A.D. 695) , 般若譯大方廣佛華嚴經入不思議解脫境界普賢行願品 (唐貞元十四年 A.D. 798) 等, 和上面的第一派相同。例如第三表:

第 三 表

類 音 四 母 在 圓 明 字 輪 中 之 次 序	4	30	20	27
天 城 體 梵 書	𑖅	𑖆	𑖇	𑖈
羅 馬 字 註 音	ca	cha	ja	ña
竺法護譯光讚般若波羅蜜經觀品	遮	車	闇	怯
無羅叉譯放光般若經摩訶般若波羅蜜陀隣尼品	遮	車	闇	若
鳩摩羅什譯摩訶般若婆羅蜜經廣乘品	遮	車	闇	若
鳩摩羅什譯大智度論釋四念處品	遮	車	闇音社	若
佛跋跢陀羅譯大方廣佛華嚴經入法界品	者	車	社	壤
玄奘譯大般若波羅蜜多經初分辯大乘品	者	綽	闇	若
地婆訶羅譯大方廣佛華嚴經入法界品	者	車	社	壤
實叉難陀譯大方廣佛華嚴經入法界品	者	車上呼聲	社	壤
般若譯大方廣佛華嚴經入不思議解脫境界普賢行願品	者	車車反者上	惹上	鏡上

而不空譯大方廣佛華嚴經入法界品四十二字觀門及大方廣佛華嚴經入法界品頌證毗盧遮那如來智身字輪瑜伽儀軌（唐大曆六年A.D.771），慧琳一切經音義四十二字觀門經（唐貞元四年至元和五年A.D.788—810）等，和上面的第二派相同，例如第四表：

第 四 表

類 音 四 母 在 圓 明 字 輪 中 之 次 序	4	30	20	27
天 城 體 梵 書	𑖅	𑖆	𑖇	𑖈
羅 馬 字 註 音	ca	cha	ja	ña
不空譯大方廣佛華嚴經入法界品四十二字觀門	左輕呼	蹉上	惹蘇反我	讓輕上呼
不空譯大方廣佛華嚴經入法界品頌證毗盧遮那法身字輪瑜伽儀軌	左輕呼	蹉上	惹蘇反我	讓輕上呼
慧琳一切經音義華嚴四十二字觀門經	左上聲	蹉介反可	惹惹反撞	讓取聲上

在第一和第三兩個表裏，以𑖀（根本字第二十二，字輪第四）對“遮”的凡十次，對“者”的凡八次，遮、正奢切，者、章也切，均屬照母。以𑖁（根本字第二十三，字輪第三十）對“車”的凡十七次，對“緯”和“掉”的各一次，車、尺遮切，緯、昌約切，均屬審母，掉、慈歷音寄，本屬喻母，這裏或者是義淨的誤讀。以𑖂（根本字第二十四，字輪第二十）對“閏”的凡十一次，對“社”的六次，對“若”“惹”的各一次；閏、視遮切，社、常者切，均屬禪母，若、而灼切，惹、人者切，均屬日母。以𑖃（根本字第二十五，字輪無）對“閏”和“社”的各三次，對“膳”的二次，對“禪”和“膳”的各一次，膳、時戰切，禪、市連切，與閏，社二字同屬禪母，膳、蘇可切，應在心母，這裏或者是義淨的誤讀。以𑖄（根本字第二十六，字輪第二十七）對“若”的凡十一次，對“壤”的凡五次，對“諾”“樸”“孃”的各一次；壤、如兩切，諾、日也切，樸、人者切，與若字同屬日母，孃、女良切屬娘母；除去義淨誤讀的“掉”，“膳”兩字和可下的“若”“惹”兩字，可下的“孃”字稍有問題外，其餘的完全屬於正齒音或半齒音。但是再一看第二和第四兩個表就不然了。在這兩個表裏，以𑖅（根本字第二十二，字輪第四）對“左”的凡六次，對“穆”“匪”“遮”的各一次；左、藏可切，穆、子末切，匪、子荅切，故除遮字外均屬精母。以𑖆（根本字第二十三，字輪第三十）對“磋”的凡四次，對“撻”的二次，對“蹉”“蹉”“蹉”的各一次；磋、千个切，撻、七曷切，蹉、千可切，蹉、七何切，蹉、此我切，均屬透母。以𑖇（根本字第二十四，字輪第二十）對“惹”的凡七次，對“蹉”和“雜”的各一次；惹、人者切，屬日母；蹉、昨何切，雜、徂何切，均屬從母。以𑖈（根本字第二十五，字輪無）對“鄧”的凡三次，對“醒”“醒”和“雜”的各一次；鄧、在九切，醒、昨何切，與蹉雜二字同屬從母。以𑖉（根本字第二十六，字輪第二十七）對“孃”的凡七次，對“倪”和“尼鴉”的各一次，尼、女夷切，與娘同屬娘母，倪、五稽切屬疑母；除去可下的“惹”字，可下的“倪”字以外，完全屬於齒頭音或舌上音的鼻聲。這種分歧的情形，除去可音以外，恰好前一派和讀作舌面前音的印歐言語學者相同；後一派和讀作舌尖前音的西藏譯音相同。這雖然使我所認定的問題格外增加了明晰性，然而畢竟還不能得到什麼具體的解決。

這種對音分歧的現象，在我看來有三種可能的解釋：

(1) “蹉”應讀有蘇可，介各二切，蹉此我切。

第一、方音的不同

據智廣悉曇字記序說：“悉曇天竺文字也。西域記云：梵王所製，原始垂則四十七言。寓物合成，隨事轉用。流演支派，其源浸廣，因地隨人，微有改變。而中天竺特為詳正。遼裔殊俗，兼習訛文。語其大較，本源莫異；斯梗概也。頃嘗誦陀羅尼，訪求音旨，多所乖舛。會南天竺沙門般若著提斯陀羅尼梵挾自南海而謁五臺，寓于山房，因從受焉。與唐書舊翻彙詳中天音韻，不無差反。考覈源濫，所歸悉曇。梵僧自云：少字學於先師般若，瞿沙，聲明文轍，將盡微致。南天祖承摩醯羅音之文，此其是也。中天兼以龍宮之文，有與南天少異，而綱骨必同。健馱羅國悉多迦文獨將尤異；而字之所由皆悉曇也”。可見當時“五天之音或若梵夏”，本來是很複雜的。照智廣所引般若著提的話來看，似乎南北中三天竺的方音各自成一系統，而牠們彼此間，中天竺和南天竺還算是不大相遠，祇有北天竺（健馱羅等）“獨將尤異”。我們若拿翻經沙門的地望，或他們傳習悉曇的所在，去推究譯音的所以不同，便覺得般若著提所分大致是不差的。因為在上面把梵文頌音譯作照穿禪日的一派裏，⁽¹⁾是無礙善無畏地婆阿羅皆中天竺人；⁽²⁾僧伽婆羅扶南國人，而師事正觀寺中天竺沙門求那跋陀（一作求那毗地）⁽³⁾研精方等，乃解數國書語；⁽⁴⁾闍那偃多北天竺健達國人，而師事中天竺摩伽陀國三藏禪師闍那邪舍；⁽⁵⁾法顯平陽武陽人，而留中天竺三年，學梵語梵書；⁽⁶⁾玄奘留中天竺那爛陀寺從戒賢受學，兼學婆羅門書印度梵書，凡經五載；⁽⁷⁾義淨齊州人，達印度後，所至之境，皆洞言音，⁽⁸⁾慈那爛陀寺，禮菩提樹，遍師明匠，學大小乘；⁽⁹⁾智廣江陰人，而從南天竺般若著提受悉曇；⁽¹⁰⁾竺法護月氏人，⁽¹¹⁾無羅叉，實叉難陀皆于闐人，⁽¹²⁾鳩摩羅什天竺人而生於龜茲；除去佛馱跋陀羅是迦維羅衛人而居于北天竺，般若的本質有迦畢試和處賓兩說，還有玄應的悉曇學統

(1) 高僧傳二，宋高僧傳二。

(2) 高僧傳三，續高僧傳一。

(3) 續高僧傳二，歷代三寶紀十二。(4) 高僧傳三。

(5) 續高僧傳四。

(6) 續古今譯經圖記，宋高僧傳一。

(7) 悉曇字記序。

(8) 歷代三寶紀六。

(9) 高僧傳四宋土行傳，宋高僧傳二。(10) 高僧傳二。

(11) 高僧傳二。

(12) 宋高僧傳二，三，貞元釋教錄十七。

無從考證外，大部分不是和中天竺或南天竺有關係的人，就是葱嶺以東諸國的人。所以這一派大概就許是中天竺的方音。祇有智廣悉曇字記一方面用照穿禪日幾母的字對譯梵文顎音，一方面在註裏說：“者、止下反，音近作可反；車、昌下反，音近倉可反；社、杓下反，音近作可反；社、重音，音近昨我反。”對於正齒和齒頭兩派的譯音並存不廢，這或者就是“中天有與南天少異”的地方？至於把梵文顎音譯作精清從娘的一派祇有不空慧琳空海惟淨和同文韻統。同文韻統是由藏文轉譯過來的，這裏且不管牠。⁽¹⁾其餘的四個人裏，不空是北天竺婆羅門族；慧琳是疏勒國人，始事不空三歲為室滋；⁽²⁾空海入唐後就青龍寺不空三藏之高弟慧果阿闍梨傳受密法，又從不空三藏弟子曇真受悉曇；⁽³⁾惟淨是南唐李從謙子和中天竺摩伽陀闍沙門法護同撰天竺字源；除去惟淨以外，直接間接都和不空有關係。所以這一派也可以推想是不空所屬的北天竺方音。可惜在我所得到的材料裏關於北天竺一方面的並不甚多，所以還不能下十分肯定的斷案。

第二、古今的演變

從上面四個表裏所收的材料看，我們也可以說，拿齒頭音對譯梵文顎音是由不空以後才有的；換言之，就是從第八世紀以後才發生的。因為照西域記說：“中天竺音特為詳正，”所以唐書舊譯大部分以中天竺音為宗。那末在不空以前，像佛馱跋陀羅等雖然和北天竺有關係，而仍舊把梵文顎音譯作正齒音；在不空以後，像惟淨法護等雖然和中天竺有關係，而也把梵文顎音譯作齒頭音：這恐怕在方音不同以外，還許有古今流變的原因罷？

第三、宗派的關係

另外還有一種可能的解釋，就是宗派的關係。因為把梵文顎音譯作齒頭音的四家大半都是密宗的大師，並且簡直的可以說是不空學派。所以在我們沒有找到別的材料以前，也可以假設這種對音現象是不空學派傳授下來的。

這三種解釋雖然都是可能的，但都不是必然的，若想折衷一說，必須還待新材料

(1) 宋高僧傳一

(2) 宋高僧傳六

(3) 弘法大師傳

(4) 法護所譯佛說出生一切如來法眼經顯大力明王經前署“西天中印度摩伽陀闍那婆陀寺三藏羯紫沙門臣法護奉詔譯”

的補充。不過，我個人覺得，第一種的可能程度比較深一點罷了。

假使上面所提的第一種解釋可以作為推論的根據，那末我們對於郝恩烈（A. F. Rudolf Hoernle）的“西藏字母得自和闐說”可以得到一種新的佐證。

關於西藏字母的來源，據我所知道的共有三說：

（一）蒙古源流卷二云：

“特勒德蘇隆贊歲次己丑卽汗位。歲次壬辰遣通密阿努之子大臣通密撒布喇並其友十六人至額納特珂克國中參究。於是隨彼處之班迪德名德幹必特雅星哈者傳音韻之學。以所學之音韻互證土伯特之三十字母，合入四聲，於原三十四字內刪去十一字，以其餘二十三字與土伯特始創之六字，並原阿字定爲三十字母，各分音韻”。

(1)

（二）華德爾的西藏喇嘛云：

吐蕃王弄讚贊普（Sroñ btsaṅ Sgam po），徇他夫人們的請求，派到印度取佛經的使者，叫作通密撒布喇（Thon mi Sam-bhota）。他往返的年月已然不可確考，（原註——或者說他是西曆紀元六三二年去的，六五〇年回來的；但是這回來的年月照中國的記載弄讚贊普已死，可是照矛盾的西藏記載他還得多活好些年呢）。並且他的遊歷印度雖然好像在玄奘西域記所包括的時代之內，可是在西域記裏連吐蕃國也沒有提到。 通密撒布喇在印度（原註——“南印度”，見Bodhinir 三二七頁）住了幾年，這個期間他從婆羅門李維嘎喇（Brahman Livikara or Lipidatta 原註——即Libyin=Li+“to give”）及班迪德德幹必特星哈（Pandit Devavid Siṅha or Siṅha Ghosha）等學，後來回到吐蕃，帶來幾種佛經和所謂“土伯特”字母；用這種字母，他才使吐蕃語言可以寫出來，並且爲這個緣故他作了一部文法。

這種所謂“土伯特”字，不過是撒布喇游歷印度時，抄襲正在流行於彼邦的北印度字母而加點兒任意的改變。牠過分採用後來在印度很時興的“Kuṭila”花體鈎彎，並且爲表示吐蕃語音的特點採取了幾個稍加改變的字母。（原註——舌尖後音 Cerebrals 和送氣音，起初因爲西藏音不需要而被捨棄，到了後來因爲用藏文充分表現梵名而需要到這些個字母的時候，於是又拿反寫的舌尖音 dentals 當

(1) L. A. Waddell's *Buddhism of Tibet or Lamaism* pp. 21, 22.

作五個舌尖後音 cerebrals，附加 h 以表示那些吐氣音，並且在顎音 ch；chh；j 的頂上加一個符號當作顎擦音 plate-sibilants 的 ts；tsh；dz。通密把幾種小部的佛經翻譯成這種新文字，但是他好像並沒有作和尚，也沒有打算作任何宗教的宣傳。

(三) 郝思烈的東土耳其斯坦所獲佛典文學寫本殘葉敘論說：⁽¹⁾

關於字母傳入西藏一層，照西藏傳說普通認為當第七世紀中葉弄贊贊普在位的時候，是通密織布喇從東印度摩伽陀 (magadha) 輸入的。傳蘭克 (A. H. Francke) 博士在 *Epigraphia Indica* 裏發表過一篇很有價值的論文，表示這種對於字母所從來的國的認定是錯誤的；他以為織布喇實在是從迦濕彌羅 (Kashmir) 把字母的知識帶入西藏，並且他在那裏遇到一個從和闐來的波羅門教徒，這個人西藏傳說叫作驤賓或“和闐之福” (Blessing of Khotan)。這個波羅門教徒把他本國的字母教給了他。結果就是說，傳入西藏的字母是和闐的字母，而不是印度的字母。因為“驤”是大家已竟知道的和闐的藏語名稱。要照西藏傳說講，當第七世紀弄贊贊普在位的時候，和闐是在吐蕃統治之下的。那時在西藏的拉薩 (Lhasa) 和和闐之間不能有橫逾希馬拉雅山的直接交通，惟一的交通祇有經過迦濕彌羅和從迦濕彌羅到東土耳其斯坦的山路才成。通密從和闐取字母的使命，必須遵循那條迂曲的道路；並且從西藏傳說判斷，他正走到迦濕彌羅邂逅着一個從和闐來的有學問的波羅門教徒，這人供給了他所追求的知識，因此他就省却走他的聖路了。

字母從和闐傳入，可以有一個很使人滿意的證據。據說，織布喇曾從迦濕彌羅帶回一種包括三十個基本符號的字母，內中有二十四個說是受自他的和闐教師驤賓，同時他自己為表見幾個西藏特有的語音起見，又增加了六個新符號。從和闐字母傳入的二十四個符號（看第二圖）是表示這些輔音的：k, kh, g, ṅ；c, ch, j, ṇ；t, th, d, n；p, ph, b, m；w, y, r, l；ś, s；h, a。織布喇所增加表示輔音 ts, tsh, dz；z, z；h 的六個新符號，是由幾個和闐符號修改而成的。

(1) A. F. Balolf Hoernle's Manuscript Remains of Buddhist Literature found in Eastern Turkestan, General Introduction XVII—XXI.

第一圖

KHOTANESE SYLLABARY.

		ka	kā	ki	kī	ku	kū	ke	kai	ko	kau	
1.		𑖀	𑖁	𑖂	𑖃	𑖄	𑖅	𑖆	𑖇	𑖈	𑖉	
vocalic	2.	𑖊	𑖋	𑖌	𑖍	𑖎	𑖏	𑖐	𑖑	𑖒	𑖓	Khotanese
radicals	3.	𑖔	𑖕	𑖖	𑖗	𑖘	𑖙	𑖚	𑖛	𑖜	𑖝	Sanskrit
		a	ā	i	ī	u	ū	e	ai	o	au	

TIBETAN SYLLABARY.

		ka	kā	ki	kī	ku	kū	ke	kai	ko	kau	
		ཀ	ཁ	ག	ཁྱ	ཀྲ	ཀླ	ཀྴ	ཀྵ	ཀྶ	ཀྷ	
		a	ā	i	ī	u	ū	e	ai	o	au	
		ཀ	ཁ	ག	ཁྱ	ཀྲ	ཀླ	ཀྴ	ཀྵ	ཀྶ	ཀྷ	

第二圖

KHOTANESE AND TIBETAN ALPHABET.

k	kh	g	ṅ	c	ch	j	ñ	f	t	th	d	n	p	ph	b	m	ṣ
𑖀	𑖁	𑖂	𑖃	𑖄	𑖅	𑖆	𑖇	𑖈	𑖉	𑖊	𑖋	𑖌	𑖍	𑖎	𑖏	𑖐	𑖑
ཀ	ཁ	ག	ང	ཅ	ཆ	ཇ	ཉ	ཏ	ཐ	འ	ད	ན	པ	ཕ	བ	མ	ཚ
ts	tsh	dz	w	z	h	y	r	l	s	ś	ṣ	h	a	u			
𑖒	𑖓	𑖔	𑖕	𑖖	𑖗	𑖘	𑖙	𑖚	𑖛	𑖜	𑖝	𑖞	𑖟	𑖠	𑖡	𑖢	𑖣
ཀྱ	ཀྲ	ཀླ	ཀྴ	ཀྵ	ཀྶ	ཀྷ	ཀྸ	ཀྐྵ	ཀྺ	ཀྻ	ཀྼ	ཀ྽	ཀ྿	ཀྺ	ཀྻ	ཀྼ	ཀ྽

對於西藏字母的分類有兩點必須注意。第一點，w 的符號普通算牠是從和圖帶來的輔音符號，可是在西藏字母表的實際次序上，牠却恰好放在幾個表示特殊西藏音的新製符號的中央，這們一來在那個表裏的特殊西藏符號就變成七個了。這是一種顯然的矛盾，但是牠可以很簡單的解釋明白。w 音的西藏符號 𑖶 實在就是和圖文 (即梵文) 的舌後擦音 ṣ (𑖦) 不過左豎的上面加上一個向左的鈎兒罷了。同樣，ṣ 音的西藏新符號 (𑖧) 也是把和圖文 (即梵文) 的齒音 n (𑖧) 的頂上加上一個向左彎的鈎兒。于是有人因為代表 w 和 ṣ 音兩個符號都是表示西藏特殊音的，就以爲牠們對於和圖字母的關係應當一律看待。事實上牠們固然是緊挨著的一樣放在字母表的新符號裏面，但是牠們的分類不大相同，就是 w 屬於從和圖帶來的輔音符號裏面，ṣ 屬於藏布喇所創造的那些輔音符號裏面；並且牠們所以如此分類祇是因為後一個符號 (ṣ) 的和圖文原形在西藏字母表裏也有時拿牠當作齒音的 n，但是前一個符號 (w) 的和圖文原形 (即舌音 ṣ) 在西藏字母表裏，卻沒有發見過。恰好按同樣的分類原則，代表西藏特殊音 ts, tsh, dz, z 的四個符號，也應當分到新製的一類，因為牠們的和圖文 (即梵文) 原形在西藏字母表裏也拿來當作代表 c, ch, j 的符號。其實，真正的新符號，就是不僅修改和圖原有輔音符號而成的，祇有一個 h 音；所以把這個符號分作新製的一類是最合適的。h 音的字母實在是從和圖文裏表示元音長度的鈎兒修改成的，想要表示一個音節的元音是長的，就附加這樣一個符號，從這一點就可以很明白看出牠的真正來源了。

第二點要注意的，就是在西藏字母表裏對於 a 的記號不像梵文字母表那樣分開並且放在輔音符號的前面，却把牠放在採自梵文 (即和圖文) 的二十四個輔音符號的緊末了兒，作爲這一套符號的結束。況且從牠被人和其他輔音符號一律看待的事實就顯見作西藏字母的人已經知道 a 是屬於輔音符號的性質了。因為元音 a 是含在輔音符號裏面的，而元音 i, u, e, o 得要附加辨音記號來表示。如果我把 a 的符號改寫作 x，那末，西藏字母表，或音節表，表現 xa, xi, xu, xe, xo 等音節的符號，恰好和表示 ka, ki, ku, ke, ko 等音節的符號一樣 (看第一圖)。總之，西藏的元音符號 a 實在很顯然的當輔音符號用，並且關於這一點，就和塞

來的 (Semitic) 字母的輔音符號, 'alef 和 'ayin 的作用很相似, 這種款式完全是任何印度字母所沒有的。這是一件值得注意的事實, 由牠自己可以引到這樣的結論: 就是說, 西藏字母不是從印度輸入而是從另外一個國輸入, 這一國的字母已竟受了賽米的書法款式的若干影響。前邊已然說過, 黑西藏傳說明明的指出西藏字母所從來的國就是 Ii-yul “驪的土地”, 也就是和圖; 並且近代考古學的發見, 已然充分的顯示, 在那相傳的字母輸入年代以前, 賽米的影響已經衍被到東土耳其斯坦有些時候了。

在上面這三種說法裏, 第二種比第一種稍微詳細一點, 而大體是一致的; 祇有第三種和牠們完全不同。郝恩烈根據斯坦因 (A. Stein) 等在東土耳其斯坦所獲的和圖文寫本和西藏字母比較研究, 他覺得西藏字母, 除去保留一個輔音化的梵文聲勢 u 以外, i, u, e, o 四個聲勢祇用辨音記號 ṽ, ṇ, ṃ, ṅ 表示, 這種辦法和和圖草體字母的演進趨勢相應: 因此他就提出下面這樣一個結論:

當第七八世紀的時候, 如果還不太早, 在東土耳其斯坦的和圖區域發生了一種習尚, 特別當着用日常交際的草書的時候, 除去 u 和 ū, 所有的元音都用符號來寫; 並且這種習尚或者因地因人而任意的變異, 甚至於推衍到元音 u 上去。大概相傳西藏學者通密從之學習字母的那位和圖婆羅門教徒驪賓就許是那些慣於用符號來寫元音 u 的書法家之一; 我們還可以設想通密在應用他先生的字母到他自己的計畫的時候, 很合邏輯的把符號 ṽ 的用法推衍到長元音 ū 上去, 於是就得到完全用符號 ṽ 構成的一整套元音; 並且他廢棄了記在和圖字底下, 而為西藏字所沒有的楔形符號, 使他的目的容易達到。根據所有這些理由, 那末西藏字母無疑的是驪賓傳給通密的和圖草體字了。

對於這個結論的評判, 自然超越本篇所討論的範圍。然而從我歸納漢文對音所得到的啟示, 我們至少可以說: 西藏字母是否來自摩伽陀, 雖然還不能確定, 可是專從藏文以 ཨ ཀ ཁ 對譯梵文 क ख ग 一點看, 已竟可以假定牠不是由北印度字母來的。所以韋德爾的結論照我看不如郝恩烈的可信; 不過照漢文對音的分配現象, 和圖及其牠的西域幾國在音系上都和中天竺相近罷了。如果再允許我們作進一步的推想, 那末梵文顎音幾母在西藏字母和藏譯梵音間所以不同, 很可以說, 前者由和圖和中天竺—

系的方音來的，而後者或許由北天竺一系的尼泊爾等處來的，——因為照西藏傳說，通密緻布喇譯成藏文的第一部佛經，就是尼泊爾盛行的阿彌陀經（Karaṇḍa Vyūha Sūtra）⁽¹⁾。自然這還需要專家和更多的材料來證明，但是我自己認為這種啓示頗值得專家注意的。

最後，我對於同文韻統裏的華梵對音還要附帶着加以訂正。同文韻統裏的華梵對音完全是由藏文轉譯過來的，因此牠用齒頭音的“匣，擦，雜”對譯梵文顎音“𑖀 𑖁 𑖂”，用正齒音“查，叉，楂”對譯梵文舌音“𑖄 𑖅 𑖆”，用舌上音“娘”對譯梵文的“𑖇”，而以“咤，侘，茶”是梵文所沒有的音。至於牠起初用藏文“𑖈”（𑖈），“紗”（𑖉）對譯邪禪兩母本來是不錯的，但是牠又恐怕“𑖈字與薩字，紗字與沙字，西番本屬同音”，所以“薩沙各重用一字，注明作濁音讀，以免疑似”：這未免自亂其例了。因為近代的西藏音由濁聲變成清聲低調的本不止於𑖈，𑖉兩母，如果單對於這兩母恐怕有疑似之弊，那末，何以解於“𑖈”，“達”，“拔”，“雜”等譯音呢？此外牠用藏文的“𑖊”對譯微母，而不用“𑖋”（𑖋）“𑖌”（𑖌）對譯陰匣兩母，也是審音不精的地方。我根據梵文字母的中天竺一系譯音，參證近代的梵藏音韻法，對於知徹澄和照穿牀所對的梵音，以及藏文 𑖍 𑖎 𑖏 𑖐 𑖑相當的華母，均分別加以考證，其結果已發表在守溫韻學殘卷跋的附表一。至於這幾母以外，梵文的新舊譯音都沒有什麼問題。秦縣繆子才先生在他的字平等性語平等性集解後面列過一個悉曇字母表，我就他所收的材料加以增訂，改成四十九根本字及闡明字輪諸經譯文異同兩表，附錄在本篇之末，以供研究華梵對音的人們參考。

(1) L. A. Waddell's *Buddhism of Tibet* P. 22, Note 4.

刊 誤					
頁 數	行 數	字 數	誤	正	
255	2	17,18	心 邪	邪 禪	

野十九郎五子紹熙錄文集同原

[illegible]

卷四十二 四庫全書

[illegible][illegible]

